

胡風

主編期刊彙輯

北京魯迅博物館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胡風

主編期刊彙輯

第五冊

北京魯迅博物館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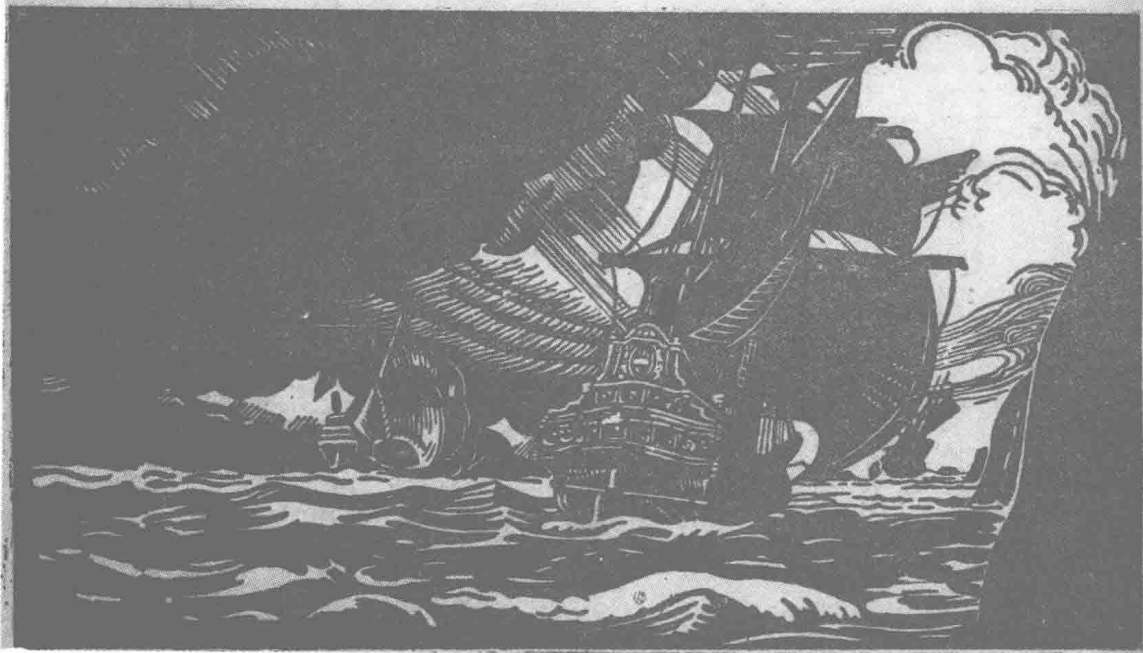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胡風編輯

希望

1



· 目 錄 ·

置身在爲民主的鬥爭里面……胡 風 (三)
箭頭指向——阿 壠 (六)

小 羅大斗底一生……路 翎 (一五)

山村小事……馬 琴 (二三)

一個坦白人的自述……駱賓基 (四三)

我 鄉……賈植芳 (四七)

說 郝二虎……孔 厥 (五二)

第二代 (詩集)……魯 藜 (五四)

· 星的歌· 時間· 夜歌· 河流· 野火的歌· 第二代· 早·
散步去了· 春天的童話· 友情· 牧童的歌· 海· 雪· 泥土

寒 冷 (詩集)……冀 訪 (五六)

回來· 寒冷· 罪人不在這里· 誓· 有翅膀的· 我不
哭泣· 七月店軌跡· 聖徒們· 寧靜的夜里· 聽見了

他們的文化 (短詩)……化 鐵 (五八)

無 題 (短詩)……綠 原 (三二)

讀羅蘭「悲多汶傳」 (長詩)……人 僕 (五九)

駱駝與星 (長詩)……朱 健 (六四)

希望

第一集 第一期

三十四年十二月上海重版

編輯兼出版者 希望社

主編兼發行人 胡 風

總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

重慶鄒容路四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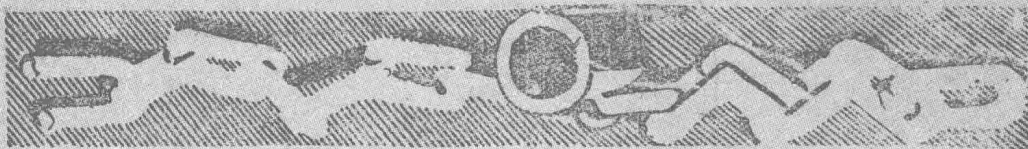
上海總發行：

中國文化投資公司

上海威海衛路五八七號
電話：三九八九一

價目：

本期零售四百元
外埠郵費在內
掛號照章另加



論主觀

舒 蕪 (六七)

「能為中國用」

林慕沃 (八八)

「夷狄之進於中國者」

葛 挽 (一〇一)

耶蘇聞道記

姚箕隱 (八九)

宰相怎樣「代表」平民的

但公說 (九〇)

我佩服「曾文正公」

宗珪父 (九一)

「迷途之羔羊」返矣！

姚箕隱 (九二)

「國家育才之至意」

竺夷之 (九二)

「真」與「雅」

白君勺 (九四)

不暇自笑的丑角

趙元申 (九四)

「嗜茄」與「製茄」

孫 堪 (五八)

「無捧而無不捧」

徐 舞 (九五)

哲學與哲學家

許 無 (九六)

書

「歐根·奧尼金」與「當代英雄」

冰 菱 (一〇二)

「何為」與「克羅采長曲」

冰 菱 (一〇三)

兩層霧罩下的黑爾格

舒 蕪 (一〇四)

麥哲倫通過海峽(R.A. Lockyer 作彩色版畫仿刻) 余所亞 (封面)

編後記·「麥哲倫通過海峽」題解·「驕」與「餒」·小啓

徵求基本訂戶五千戶
辦法：

- 一、凡一次繳交書款二千元者，即列入本刊基本訂戶。得享八折優待，並奉送平寄費及包裝費。(掛號自理)
- 二、本刊出版時儘先寄發基本訂戶。本刊如中途停刊，或讀書興趣轉移，其存款可通知改訂其他刊物或書籍。
- 三、本社所出「讀書新聞」，凡訂購本刊者，按期奉送一冊。

致讀者：

- 一、願意廣收同好者底來稿，不論哪一類(暫不收純學術性的文章)也不論長短，由幾百字到兩三萬字，除了我們認為不好，或者實際是好的，但我們不能理解的以外，都願發表。
- 二、短稿請留底稿，長稿附有退件郵票者不用時常退還。
- 三、來稿請用有格稿紙按格抄寫，這對於編者，排者，校者是一大恩惠。
- 四、為了節省彼此的時間精力，凡中虛的議論或虛偽的聲言，請免寄。
- 五、來稿決定發表時即發通知，來稿後即寄發表費。
- 六、來稿請寄中國文化投資公司。

寄從「黑夜」到「天

亮了」的讀者們

經過了八年來的苦難和犧牲，戰鬥和考驗，我們終於走到了這歷史轉捩點的一天。在這一天，久別的人重逢了，未知的人見面了，這時候當各有各著痛苦與歡欣，難言的感慨與新生的希望罷。

而我們，就把這一份「希望」寄給了讀者。

這一本，連同即將續出第二，第三兩本，還是在敵人投降之前編成付印的，但我們相信，這些里面所表現的中國人民底痛苦與歡欣，難言的感慨與新生的希望，因為是在八年間的大的歷史里面所孕育出來的，不但還生動地活在「勝利」鍛鍊後不久的今天，而且還要生動地活在今後五十年當中的艱苦的歷史進程里面。當然，和大洋似的祖國底歷史內容相比，這些不過是一些波峯罷了，然而，大洋底呼吸不是表現於波峯底應和，波峯底連續不是表現了大洋底生命的無限麼？

在勝利後編成的第四本里，有一位詩人唱了：「終點，又是一個起點」。是的，歷史是要繼續前進的，在這個終點與起點之交，我們和讀者，要在經過了苦難，忍受着苦難，但却逐漸堅強起來的中國人民里面，追尋新生的路，奪取新生的路。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寄自重慶——胡風

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塗的燈火。這是互爲因果的，正如麻油從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牠更油。倘以油爲上，就不必說；否則，當參入別的東西，或水或鹼去。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至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凶猛的鬪將！

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鉄和血的贊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騙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只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爲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的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了，——或者本來就閉着。

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鬪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魯迅（一九二五年）

置身在爲民主的鬥爭里面

胡 風

今天，在全世界的規模上，帶着深刻的精神鬥爭，也引發着深刻的精神改造，民主在流血……

當批判的現實主義在人類解放鬥爭里面爭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文藝底戰鬥性就不僅僅表現在爲人民請命，而且表現在對於先進人民底覺醒的精神鬥爭過程的反映里面了。中國的新文藝，當它誕生的時候就帶來了這種先天的性格，因爲，中國的新文藝正是應着反抗封建主義的奴役和帝國主義的奴役的人民大眾底民主要求而出現的。

如果說，意識鬥爭底任務是在於摧毀黑暗勢力底思想武裝，由這來推進實際鬥爭，再由實際鬥爭底勝利來完成精神改造，那麼，新文藝就一直在艱苦里面執行着這個任務的。……新文藝底這個革命的傳統，使新文藝投身到戰爭底要求里面，七年多以來，一方面向滴血的日本法西斯及其幫兇封建買辦法西斯作戰，一方面發揚了也保衛了人民大眾底忍受痛苦，忍受犧牲的英雄主義和正視現實，堅信自己的樂觀主義的精神。

今天，民主在流血。爲摧毀法西斯主義而流血，爲爭取民族自由解放而流血，爲爭取人民底自由解放而流血。如果說，沒有人民大眾底自由解放，沒有人民大眾底力量底勃起和成長，就不可能摧毀法西斯主義底暴力，不可能爭取到民族底自由解放，如果說，不是自由解放了的人民大眾，那所要爭得的自由解放的民族不過是拜物教底幻想里面的對象，那麼，現

實主義的文藝鬥爭底目標，例如對於毒害人民大眾的封建主義的控訴，對於燃燒在解放願望和解放鬥爭里面的人民大眾底精神動向的保衛和發揚，……就正深刻地反映了民主主義底要求。

二

然而，文藝創造，是從對於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鬥開始的。血肉的現實人生，當然就是所謂感性的對象，然而，對於文藝創造（至少是對於文藝創造），感性的對象不但不不是輕視了或者放過了思想內容，反而是思想內容底最尖銳的最活潑的表現。不能理解具體的被壓迫者或被犧牲者底精神狀態，又怎樣能夠揭發封建主義底殘酷的本性和五花八門的戰法？不能理解具體的覺醒者或戰鬥者底心理過程，又怎樣能够表現人民底豐沛的潛在力量和堅強的英雄主義？

從對於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鬥開始，就正是爲了思想鬥爭底要求，而且是爲了在最真實的意義上執行這個要求；對於作家，思想立場不能停止在邏輯概念上面，非得化合爲實踐的生活意志不可。如果說，真理是活的現實內容底反映，如果說，把握真理要通過能動的主觀作用，那麼，只有從對於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鬥開始，在文藝創造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創造力底充沛和思想力底堅強。

爲了從目前泥濘着的，沒有從現實人生取得生命的文藝形象底虛偽性，即所謂市儈主義脫出，在文藝的思想鬥爭上，首

先就要提出這一個基本的要求。

然而，對於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鬥，是體現對象的攝取過程，但也是克服對象的批判過程。不過，在這里，批判的精神必得是從邏輯的思維前進一步，在對象底具體的活的感性表現里面把捉它底社會意義，在對象底具體的活的感性表現里面溶注着作家底同感的肯定精神或反感的否定精神。所以，體現對象的攝取過程就同時是克服對象的批判過程。這就一方面要求主觀力量底堅強，堅強到能夠和血肉的對象搏鬥，能夠對血肉的對象進行批判，由這得到可能，創造出包含有比個別的對象更高的真實性的藝術世界；另一方面要求作家向感性的對象深入，深入到和對象底感性表現結為一體，不致自得其樂地離開對象飛去或不關痛癢地站在對象旁邊，由這得到可能，使他所創造的藝術世界真正是歷史真實在活的感性表現里的反映，不致成為抽象概念底冷冰冰的繪圖演義。

從這一理解出發，才能夠和目前泛濫着的，沒有思想力底光芒，因而也沒有真實性底迫力的形象底平庸性，即所謂客觀主義進行文藝思想上的鬥爭。

在現實鬥爭里面，法西斯主義和封建主義在進攻，在肆虐，民主的力量或人民底力量在受難，在崛起。這是一個繼往開來的總結性的歷史鬥爭，它底意義流貫到一切的社會領域，即使在最平凡的生活事件或最停滯的生活角落里面，被這個鬥爭要求所照明，也能夠看出其槍實劍的，帶着血痕或淚痕的人生。在這個時候的作家，不管他掛的是怎樣的思想立場的標誌，如果他只能用虛偽的形象應付讀者，那就說明了他還沒有走進人民底現實生活，如果他流連在形象底平庸性里面，那就說明了，即使他在「觀察」人民，甚至走進了人民，但他所有的不過是和人民同床異夢的靈魂。

三

問題還可以前進一步。

在對於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鬥里面，被體現者被克服者既然是活的感性的存在，那體現者克服者的作家本人底思維活動就不能夠超越感性的機能。從這里看，對於對象的體現過程或克服過程，在作為主體的作家這一面，同時也就是不斷的自我擴張過程，不斷的自我鬥爭過程。在體現過程或克服過程里面，對象底生命被作家底精神世界所擁入，使作家擴張了自己，但在這「擁入」的當中，作家底主觀一定要主動地表現出或迎合或選擇或抵抗的作用，而對象也要主動地用它底真實性來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底或迎合或選擇或抵抗的作用，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鬥爭。經過了這樣的自我鬥爭，作家才能夠在歷史要求底真實性上得到自我擴張——這藝術創造底源泉。

今天，作家要真誠地承認而且承受這個自我鬥爭。

說是作家要深入人民，說是作家要與人民結合。然而，怎樣深入，又怎樣結合呢？首先，當然要求一個戰鬥的實踐立場，和人民共命運的實踐立場，只有這個倫理學上（戰鬥道德上）的反客觀主義，才能夠杜絕藝術創造上的客觀主義底根源。但這還只是解決問題的基本條件，猶如游泳須在水里，但在水里並不就等於游泳一樣。

作家應該去深入或結合的人民，並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那麼，他們底生活欲求或生活鬥爭，雖然體現着歷史的要求，但却是起着千變萬化的形態和複雜曲折的路徑；他們底精神要求雖然伸向着解放，但隨時隨地都潛伏着或擴展着幾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創傷。作家深入他們，要不被這種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沒，就得有和他們底生活內容搏鬥的批判的力量。

一般地說，這就是思想的武裝。然而，這里且不論這思想的武裝是怎樣形成，但要着重說明的有一點：它並不等於憑藉「思辨的頭腦」去把握世界（馬克思），它底搏鬥過程始終不能超脫感性的機能，或者說，它一定得化為感性的機能。我們把這叫做實踐的生活意志，或者叫做被那些以販賣公式為生的市儈們所不喜的人格力量，也可以的。

但實際上，作家正是各帶着他底「思想武裝」深入人民，與人民結合的。或者是一些抽象的理論教條，或者是一些熟悉的感情習性，或者是一些強烈的處世願望……，當然，最多的是這些的複雜的結合形態。作家就各帶着了這樣的「思想武裝」。從這里，和人民的結合過程，對於對象的體現和克服過程，就必然要轉變為作家自己底分解和再建過程，這就出現于前面所提出的深刻的自我鬥爭。

承認以至承受了這自我鬥爭，那麼，從人民學習的課題或思想改造的課題從作家得到的回答就不會是善男信女式的懺悔，而是創作實踐里面的一下鞭子一條血痕的鬥爭。一切偉大的作家們，他們所經受的熱情的激盪或心靈的苦痛，並不僅僅是對於時代重壓或人生煩惱的感應，同時也是他們內部的，伴着肉體的痛楚的精神擴展的過程。

通過了這樣的自我鬥爭，一方面，對象才能夠在血肉的感性表現里面湧進作家底藝術世界，把市儈的「抒情主義」或公式主義驅逐出境，另一方面，作家底思想要求才能和對象底感性表現結為一體，使市儈的「現實主義」或客觀主義只好在讀者面前現出枯萎的原形。

我們說，這是現實主義的鬥爭。

四

今天，我們要堅持這個鬥爭，推進這個鬥爭。

市場上充滿了色情的作品，怪誕的作品，有閒趣味的作品，奴才道德的作品，這現象是進步的作者和讀者所感到痛心疾首的。然而，用什麼和這些對抗呢？當然，要和培植這些，獎勵這些的社會勢力作鬥爭。但在文藝本身，就需要爭取現實主義得到勝利，爭取文藝作品能夠在生龍活虎的感性力量里面反映這時代的人生真理，用這奪回能夠奪回的，尋求刺激的苦悶的讀者，用這培養在生活鬥爭里面尋求道路的千千萬萬的讀者。因為，任何反人民的，或者和人民游離的有害的社會現象，只有在人民勃起的過程上面，在爭取民主勝利的鬥爭過程上面才會受到歷史底公平的審判。

所以，偉大的民主鬥爭，固然不僅僅是文藝上的目標，但在文藝創造的思想要求上面，對於法西斯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控訴，對於幾千年累積下來的各種程度各種形式的奴才道德的鞭撻，對於人民底潛在力量的發掘，對於人民底解放願望以至解放鬥爭的發揚，不正是民主主義底最中心的思想綱領麼？但真正有力量擁抱這樣的思想要求的，只有現實主義，真正有力量把這樣的思想要求體現在真實的藝術世界里面的，更只有現實主義。

舊的人生底衰亡及其在衰亡過程上的掙扎和苦痛，新的人生底生長及其在生長過程上的歡樂和艱辛，從這里，偉大的民族找到了永生的道路，也從這里，偉大的文藝找到了創造的源泉。

為了文藝，雖然也不僅僅是為了文藝，我們要為現實主義底前進和勝利而鬥爭！

一九四四，十月七日，渝郊避法村

箭頭指向——

阿 壠

詩是赤芒衝天直起的紅信號彈！

攻擊！攻擊前進！

詩是攻擊前進的紅信號彈！

今天，詩和詩人底任務是：A、作為抗日民族戰爭底一彈

；B、作為抗日民族戰爭底一員。

反侵略——從抗日民族戰爭躍進，同時也就意味了抗日民族戰爭哨位底加強。

反反民主——

掃蕩漢奸，肅清奸和第五縱隊。

詩是那種自己也不知道地說了謊話而自己竟又相信起來的，那種謊話麼？

寧可有孔雀底金藍的一翎，而沒有麻雀底微小的雙翅麼。

或者，寧可有麻雀底微小的翱翔的雙翅，而沒有孔雀底盛裝的金藍的全羽麼。

假使抒寫僅僅的一句而是詩，我寫的；假使苦吟滔滔的一萬行而並不是詩，我要什麼！

假使為好看，請用紅綠顏料寫作吧，假使為好聽，請用絃樂器演奏吧。

詩應該超出色調，節奏的；否則，深入它們之間，突入它們之內！

詩是一團風暴的進行。

當風暴來了的時候，死寂的世界突然呼吼起來，激動的枯林要飛躍而去——就是那青青的山峯，也將一一拔盡的樣子，沒有永遠的沉默，沒有永遠的沉靜。

世界動了，整個在同一旋律裏。

詩是復活的偉大力量。

詩也是摧毀的偉大力量。

當風暴來了的時候，枯木連根從土地一拔而出，黃葉連枝從森林一掃而空，巨大的岩石也高高地飛起雲中，然後再從那雲中作一瞬萬尺的急降，把自己跌得粉碎化作四面飛迸的火星，也打爛了那個正和它接觸的哲學的禿頭。……

所以詩不是呻吟，沒有呻吟。

但是那嗚咽的流泉呢，那朝陽下的露珠呢，那飲露珠而和流泉唱和的小鳥呢，那小鳥所棲的綠枝之下披髮徘徊的人呢？……

那僅僅是呻吟。

詩裏，假使也不免有抑鬱的影子，但是那呻吟，至少也應該是戰鬥的呻吟。

從那戰鬥裏，他帶着夕陽下的纖長的影子向樹林緩步走着來，在一塊石頭邊放下了赤刃的劍，在一灣水中洗淨了流血的箭傷。淡淡的黃昏來了，圓圓的明月上來，於是在細草一片之上躺了下來或者坐了下去低低地嘆息了一聲戰士的嘆息。

詩是烈火，和旭日一樣在清晨的原野上紅光四照的烈火。

詩是烈火，它使人遠遠地就覺到了溫暖，覺到了光明。

近呢，使善的，美的，同化為輝煌的烈焰；使惡的，醜的，淨化為烏有的死灰。煤和劍揮煌金碧；黃葉和屍骸虛無烏有。

但是是怎樣的烈火呢？

詩是，人類底感情的烈火。有輻射的熱，有傳達的熱，有對流的熱。

的。
詩是一粒種子，種在那裏是要在那裏開出花來，生下根去的。

不僅僅開滿枝滿樹芬芳的櫻花，而且更結滿圓滿圓肥碩的蜜果。

但是在今天牠却是一粒爆炸的手榴彈！

鋼的爆炸！火藥的爆炸！……

一種一和三千之比的突然的體積的膨脹，一種突發的，甚至野蠻的向外的壓力。

粉碎一切！

情感底爆炸，力量底爆炸！

但是詩哪裏是誇張的辭藻呢。

那是大出喪儀仗的響導神：顏色塗染的，紙紮的，不禁風雨的，一戳即破的，——倒是真值得跟在背後哭泣的呢。

詩是需要高大的靈魂和闊大的感情的，即使只在小小的一首裏。

詩是自內而外的，不是自外而內的。

所以，微末的修飾作主之處，詩是被篡奪了的。

我不能承認有所謂詩人的那種特殊的人。

當農夫撫摩讚嘆那綠玉一樣的自己辛勤種植出來的瓜果的時候，那個農夫就是詩人。

當工人鏗鏘椎擊那赤屑飛迸的鑄鉄而情不自禁大發哼吼的時候，那個工人就是詩人。

當嬰孩注視母親滿臉笑窩呀呀學語的時候，那個嬰孩就是詩人。

所以，在今天，詩人是歷史的人。

當一切的花失去芬芳的日子，芬芳的那一朵自然給了特殊地位了。

詩人是在商品世界之中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一種特殊的人。

詩人是火種，他是從燃燒自己開始來燃燒世界的。

他不是異人，是凡人。他不是不食煙火的人，是老老实實

的人。他不是精神貴族，是活生生的血肉。

他也不是虫吃空了的軀殼，像沒有金身的徒然被香花供奉着的神龜。

自然，他也是不免有弱點的人，甚至有那很嚴重的弱點的人，像揮劍斬龍漚血而沐的時候給偶然飛落的一片枯樹葉遮沒了身體底小小的某一塊的人，——唯一的弱點，也就是致命的弱點，小小的弱點，却正是致命的弱點。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詩人不是行列之前的驍兵，而是行列之內的戰鬥兵。

那末，詩句呢？——

詩句，不是有響亮的節湊誘導萬人的隊伍前進的驍聲，而是一個戰士從事白刃戰以打擊敵人在那生死的一瞬從巨大的胸中吼出的洪濤的一聲『殺』聲。

虎嘯是詩句，學虎叫就不是詩句，不管你學得最好。鸞啼是詩句，學鸞啼就不是詩句，不問你學得更好。

是鸞，何必學虎嘯呢，在楊柳曉風之間啼起來就好。是虎，何必學鸞啼呢，在叢莽皓月之間啼起來就好。

不要以為自己是鳳凰就飄飄自豪於碧梧枝上吧，連瓦礫堆中的蟋蟀也會彈琴的。那是你所學不到的。

不要以為自己是蟋蟀就自慚微末於瓦礫堆中吧。你底彈琴，是世界底衆聲底一聲，那是碧梧枝上的鳳凰也學不到的。

詩人不是宮庭中為珠光寶器所圍繞的孔雀，他是天空裏和

狂風驟雨同飛翔的老鷹。他不要高貴的但是墮落的生活，他要的是，簡單得很，——自由，或者死。

詩人是最傲慢的人，但也是最謙抑的人；是最冷靜的人，但也是最熱狂的人；是最和平的人，但也是最戰鬥的人。

不必一定要歌功頌德，祇要是那種吟風弄月，在真正的和平沒有到來的時代沉湎於那種和平之中，那種詩，不要給他騙了那是詩；不是的，那祇是一種絲竹雜奏的賣身契！

出賣耶穌的猶大，不是出賣了耶穌，而是出賣了猶大他自己。

賣身投靠的詩人並沒有賣掉了革命，革命並不是一個叛徒底微小的力量可以賣掉的。他所賣掉的，僅僅是他自己可憐而又該死的靈魂。

但是，猶大怎樣使耶穌流血在十字架上，賣身投靠的詩人怎樣使真理正義受難受害在歷史之中啊！

因此，詩人不但要英勇地給敵人以決定的打擊，並且要堅苦地和內奸不斷地作戰！

因此，詩是宣戰！

因此，詩是口號！

因此，詩本質地是戰鬥的。

詩應該有什麼形式呢？

假使那是名畫底金框，那也好的吧。

但是假使那不幸是金框中的名畫呢！

讓沒有形式的那種形式成為我們底形式吧。

高漲的春江有什麼形式呢。

那是一種奔放的力量，那是一種潰決的力量啊。那不是柳根盤錯的堤岸約束得住的，那不是綿互而來的山峽攔截得住的啊。

給牠澎湃的自由吧，還牠激蕩的自由吧，任牠奔騰地自由吧。

祇有那樣，牠會波浪愈闊大，流量愈雄大，——景色也就愈壯大了。

要控制形式，不要顛倒給形式所控制。

善於騎馬的人善於駕馭繩索，他向夾道的杏花追逐春風而去了。不善於駕馭繩索的，他立刻從馬背上跌了下來，沒有馳騁到五百步，幾乎連頭骨也跌折了。馬呢，馬已經脫繩斷索而飛，早已越過三個青峯去了。

善於駕馭繩索的，有人底自由；不善於駕馭繩索的，祇有繩索底自由。

走馬看花的先生們才需要繩索和鞍鐙，蒙古人祇有一握的馬鬣而已。

我們底可憐的形式主義者，是自己先找來六塊薄木板拼好，釘好，然後再自己鑽爬進去，在那個棺材裏面向世界歌唱他自己底傑作的。

我們底另一種形式主義者，是在舞台上搬擺做作的架子，

用空洞的噪吼唱黑頭的。

詩底排列歸納於：

力的排列和美的排列。

力的排列，以詩底內在的旋律為本質，而定為某一形式，使詩底血肉浮雕地凸出。

美的排列，有為音節的美，屬於聽覺底和諧，有為行列的美，屬於視覺底參差，更近於形式地純粹了的。

以力的排列為主。

但是，美的排列之終極，也在求那內在的旋律表達底鮮麗婉轉。

僅僅以自己懂得的語言為語言的，那是足不出鄉里的人物。

不幸我們底詩人，同樣是僅僅以自己熟諳的詩為詩的。

滿足，似乎是一個天才底特權；但是對於一個天才那是怎樣沒有益處的特權。

海是沒有滿足的，所以有海之大。

海由涓滴而大，為什麼你——詩人在珍饈方丈之前如甘地一樣絕食？

為什麼你又立在高躋之上俯視而笑平常人底高度的旁邊的人？……

戰鬥，對於敵人底隊伍自然是無情的；但是對於自己底伙伴又自然是多情的。

既然戰鬥了，就需要那個勇敢了，甚至幾乎成為胆大妄為

的那個勇敢。

但是更重要的是堅定，那個老謀深算的堅定。勇敢是野火一樣容易熄滅的，堅定是海潮一樣頑強不去的。

真正的和平是沒有呻吟和屈叫的，沒有呵叱和咒咀的，沒有禱告和夢囈的，在晴霽千里的天空之下。

真正的和平是虫聲，鳥聲，松聲，流水聲，人底笑聲，和歌聲和諧交響的，在淺草繁花的春城之內。

這也就是詩人用熱烈的聲音所祈禱的，用無畏的戰鬥所爭取的。

與其生活於金鎖之間，不如慘死於黑鐵之下。

詩人是最懂得生活的，最忠於生活的，而且是最有提高生活的創造的能動作用的。

一首小詩底字數不妨比任何一篇文章底都少，但是一首小詩所說着和說了的話必須比一套高談闊論底多。

長詩呢，它決不是可以隨手拉長的橡皮，它和小詩是偉大歷史的暗示那樣是時代底雄辯。

小詩是一擊的匕首。

長詩是千軍萬馬的長征。

有的長詩是補補綴綴的百衲衣，似乎氣象萬千，其實寒信

已極。

有的長詩是拚拚湊湊的千人針，似乎有神憑附，實則無靈可乞。

終日長嘶的蟬終於使人厭惡那種嘩噪，最高的聲音就是最單調的聲音。

嘩噪和單調只有使人疲倦之處，於是人就聽而不聞，清風過耳。

有的小詩似乎是用墨水已乾的鋼筆寫出的，那麼稀稀朗朗的，那麼斷斷續續的，沒有形象，沒有情感，甚麼也沒有，除掉偶然湊在一起的幾個鉛字構成的虛偽的節奏，那個叫做詩的東西。

向太陽的，得太陽。

禮讚太陽的，自己紅光滿臉若火球飛旋於沙坵之上。

當乞丐看人那樣剔牙齒的樣子時候，詩人只用幾個簡鍊的字就造塑了那個鬼氣森然的形像。

不要祇從簡潔而生動的繪畫技巧去欣賞那一首好詩，去稱讚那一個詩人；要緊的是理解字句底經濟的來處，原來是詩人底靈魂底深湛，——那從他自己底靈魂向人底靈魂的跳躍，那跳躍途中所發生的燦爛的火花。

怎樣才能擁有那大的形象力呢！

笑街頭詩麼！——

笑人淺薄的恰好笑着的正是他自己底淺薄處。

萬粒泥沙也埋沒不了一粒金子的；就是十萬吧，就是萬萬吧，就是恆河沙數吧，又那裏埋沒得了。不論那反對是什麼性質：是反還是嫉妬，是恐怖還是狂妄，是防觀還是攻擊，總的目的是埋沒，——不，埋非這個新生的嬰孩，這個第一聲啼叫就聲音大得使他們驚恐的。

笑街頭詩是詩底墮落，好的！……

你儘把自己關鎖在那個象牙塔裏吧，吃在那裏，喝在那裏，拉在那裏，死，——也自然在那裏了。

或者，你儘雲雀一樣唱，一樣飛吧；你雲雀，飛吧，向上飛，向上飛，不斷地向上飛，直到你底歌曲這人間什麼也聽不到。

你說是蓮花落，它就是蓮花落了麼？

我們理解是，原來詩是人間的：把金身送入了那個沉穩玲瓏彫刻的神龕，把瓶裏那束鮮花移植於那片春風萬里的原野，正像把詩發展到街頭，那是，還給它那個它原來應有的地位。

而且我們目前還這樣懷憾着呢：歷史的局限性推動着這一發展而又給這一發展一種羈絆，正像繮索給一匹神駿的馬的那樣的羈絆，放開牠底向前奔跑，同時又勒住牠底向前奔跑。這是，在目前，這個街頭詩運動，牠不是自內而外而是自外而內的，甚至可以說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的。

街頭詩不得不是口號，不得不是標語，與其說形式底類似不如說本質底同一。

當一個戰士手挺白刃奔近敵人而彼此呼吸這樣相觸的一瞬，不可能也不需要那堂堂正正的偉論，那洋洋洒洒的雄辯，那

浩浩蕩蕩的高唱，那淋漓滴瀝的痛罵，什麼也不可能，什麼也不需要，有的，只是他憤怒豪勇的一吼，那個全神灌注，全力奔赴的一聲「殺」。

革命高潮的日子，血肉相搏的戰地，是沒有喘息的餘暇的，既不可能低徊咏嘆，更不需要低徊咏嘆。

不懂得街頭詩，那是他不懂得戰鬥之故；不懂街頭詩人，那是他不是戰士之故。

田間有弱點麼？

有的。

但是我們底優點並不比他底弱點更好啊！他有歷史的光輝地位和前途。

有所謂諷刺詩者。

牠應該是一隻蜜蜂，不僅僅有蜜，也不僅僅有刺。

對於敵人，牠不是在一邊作冷言冷語的；而是像毒虫底一螫癢得要命，痛得要命，也就利害得要命了；那種擠眉弄眼的，是無聊的舞台上的低級趣味。我們要注意一個小丑，他不但不能打擊敵人，適得其反，他是娛樂敵人的，而且他不是辛辣地給人刺下敵人的底紙衣紙褲露出羞惡的面目，狼狽的手腳來的，而是用不相干的笑料把同志們底視線轉移，使他忘掉他底任務對象和戰鬥於輕鬆柔軟的情調之下的。

有所謂朗誦詩者。

是不是有朗誦詩底出現，別的就完全沒有聲音了，沒有節奏了？